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孟县卷】

总主编：李玉明
主编：李晶明

三晋贤吏田嵩年

杨有贵 著

田嵩年，字季高，号梦琴，孟县城北关村人。据碑文及有关史料考，北关田氏大明初为万泉县张家口军籍，至迟在大明中叶已定居孟县城东南的红崖头村，后又有迁徙……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引子

民国时期，山西学者张友桐的《西径草堂集》诗集第六卷中有“题祁春浦、田季高、张石洲三贤书册”诗二首：

一

亭叟余民，一代文坛各树勋。题向斋端严训诂，金源更溯小栖云。

二

怅望千秋一系之，三良同郡复同时。到今三梓搜遗墨，双鹤山人有慕思。

诗前有题记曰：寿阳良相、秀水良吏、石艾良儒也。此处指的良吏即孟县田嵩年也。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田氏家世.....	1
第二章 笃信好学.....	3
第三章 否极泰来.....	5
第四章 俭朴事职.....	6
第五章 慎交良友.....	7
第六章 师生情深.....	13
第七章 政见一瞥.....	18
第八章 恭和御制.....	21
附 录.....	24
拟上尹竹农中丞书.....	24
整饬士习敦尚实行谕.....	25
致林少穆前辈书.....	26
君子学道则爱人.....	27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28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	29
仁者先难而后获.....	29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30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	31

第一章 田氏家世

田嵩年，字季高，号梦琴，孟县城北关村人。据碑文及有关史料考，北关田氏大明初为万泉县张家口军籍，至迟在大明中叶已定居孟县城东南的红崖头村，后又有迁徙。考田嵩年为本县柴庄村赵鹏九先生撰书的墓表云：“孟之北乡五十里柴庄村，余先生之故居也。自余处徙居城邑已七世矣，而坟墓田庐在焉”。

田氏自柴庄迁县城者为十世我雨，肇基北关茺巷口，古称“安澜西街第一家”。“安澜”者，门前即为本县秀水河支流“北河”。此河为季节河，平时溪水潺潺，雨季则洪水泛滥，波涛拍岸，人或为鱼鳖。为乞求平安故曰“安澜”。所谓“西街第一家”则因茺巷街将门前沿河安澜小街分为东西两半。安澜西街前居住着田姓人家，当时已族大人众，又出了几名当时显赫的人物，所以人称“西街第一家”。

茺巷为清朝时县城出北门通往北乡的唯一通衢大道，是文人学士、商贾贸易的必经之地，更因接近县城，在政治、经济、文化、农耕诸方面都占有一定优势，所以说此地占尽天时地利。

田嵩年的祖辈肇基北关后，以诗礼为要，习文养德，耕读传家，数世后族大派多，贡举甲第，声名远播。尤以田嵩年一支清史扬名。

田嵩年的太高祖为田文玉，高祖为田凤仪。其曾祖为田鸿烈字希武，少有至性。刚刚入私塾就读，在详细阅读《幼学琼林》，知老莱子戏彩娱亲，又知唐柳郢的母亲“和丸教子”，于是乎感慨道“人子不当如是耶”。一生循循，家庭一尊礼经遗法。亲有病，日夜涕流，愿以己身代替。母卒父益衰，学老莱子时嬉戏以为娱，得慈心之欢，故父至大寿终。敬兄爱弟，至老同爨，时人美其室曰“紫荆庐”。以孙贵勋赠文林郎，以曾孙贵覃恩赠通奉大夫。同治二年（1863）得旨旌表建坊祀忠孝祠。妻胡氏例赠孺人。祖田化龙，字禹三，号丹崖。嘉庆戊午（1798）科贡生，甲子（1804）科恩赐举人，钦赐国子监学正，癸亥（1804）乡饮大宾，覃恩敕赠文林郎，河南彰化府内黄县知县。一生好书，嗜书如命，尝鬻田购异书，有人费解，答曰：“我以百城遗子孙，岂不胜薄田数亩耶！”所谓书作良田百世耕者是也。晚年，辟“对我山房”于舍后，日课子侄孙曾孙辈讲读于其中。妻张氏，张谏女，庠生，乡饮介宾张汝康、庠生张汝宁胞姐。覃恩敕赠孺人。父田兴梅，字子和，号云岩，乾隆戊申（1788）

考取举人，己酉（1789）科拔贡，旋即癸丑（1793）成进士。妻张氏，处士张汝寿女，乾隆辛巳（1761）进士、广东提标守备张汝雯侄女；庠生张国安胞妹；优廩生张治安胞姐，例赠孺人。配郝氏，乾隆己卯（1759）、庚辰（1760）联捷进士，江苏昆山县知县，辛卯（1771）江南乡试同考官本县鹤山村郝瑗之女，太学生郝人文胞妹，例赠孺人。

田兴梅成进士后，筮仕浪穹县（今云南省洱源县）知县。浪穹县地处边陲，有秋笋和雪梨两种是本地特产，品种十分优良，多少年来每到收获季节，当地官员就事先把园地查封，禁止民众采摘，等官府将上好的秋笋、雪梨遣送上司和京城后，才允许种植户采收，民众为此十分愤慨，年产量逐年下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每年都有械斗伤人的事情发生。田兴梅到任深入民间了解这一弊政后，迅速公示，取消这一规定，老百姓为此欢呼雀跃，感恩戴德曰：“田公活我”，于是把笋称之为“田公笋”，把梨称之为“田公梨”。次年秋，田兴梅被调为“同考官”，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雨河水猛涨，使县衙前湖水为灾，民舍冲毁倒塌无数。撤闸后，田兴梅只身乘坐小舟到灾区检查，然后亲率民众疏水救灾，同时上报灾情，申请朝廷给予灾民免课和救济，救灾工作完成后，田兴梅还让工匠铸一铜牛于河坝以镇水害。诸如此种种清廉和爱民的举动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好评，也感动了上司，大理太守便上报其事迹，上着署同知事，再署云龙州。当时云龙州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当地又有盐井、铜厂和银厂，十分不好管理，田兴梅到任后，精心治理，不日狱无留滞，税收大增。后改任姚州（今为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转署河阳（今为云南省澄江县）。田兴梅赴任后岁值歉，他深入民间，了解民情，禀公请上，开仓平粜，并招募多人碾米，粜出时对于人口多寡、妇女老幼、居住远近，秤平斗满都要亲自检点，一定要做到人人平等，实惠均沾，日日如此，达数月之久。当地百姓纷纷传言：田公活我也！离任后，河阳之民为其立生祠以祀之。之后，抚军孙公以其才智卓绝荐于上，以亲老就近补河南省内黄县知县。县内有窰公河，为清朝漕运要道。当地一些流氓无赖之徒故意将河水泄去，使舟船不能行驶而乘机向行人逼要钱财。行人经过此河，经常被挤于水中而发生械斗杀伤之案，民愤极大，怨声载道。前几任官员都息事宁人不敢处理，纵然有几个品位较高的官员到此观风，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走了之。田兴梅事先知道这一情况后，禀请上司先查河后莅任，他乔装打扮微服密访，查清了内中各种弊端及其罪魁祸首，一上任，迅速捕获那些地痞无赖，并将与他们官匪相通的吏役一并缉拿归案，至此漕运畅通，内黄县社会秩序井然，人心安定，当地老百姓称赞田兴梅神明。后来，田兴梅因丁艰归里，遂不再出仕，卒后入乡贤祠。

第二章 笃信好学

田嵩年生于大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三月二十二日。他赋性聪敏，少有大志，不屑与童辈嬉戏，时年七岁即能赋诗，受到塾师的称赞。初应童子试辄冠军。少时，他曾随父到云南浪穹县衙所学习，受父亲教诲。父母亲都希望他好好学习，亲为其课，望他成为国家栋梁。

年长入晋阳书院学习，期间，田嵩年与祁寯藻同受知于黄左田夫子（即黄钺）。黄钺居官立朝温良恭俭，“习于掌故，持议谨慎”。其间曾五持使节，典试顺天、山东、山西、湖北，提携后学，擢拔人才甚众。在这样一位名师的教育下，科岁两试，孟邑取田嵩年第一，寿邑取祁寯藻第一。对这两位优秀的学生，黄钺先生十分给予肯定，他在《陈继昌方伯自江西之任山西，舣舟江上，过访荒斋，赋此送别》一诗中写道：

山西我昔游，河山雄四塞。

平定虽边州，读书知梗概。

祁田人中豪，存歿良可概。

田嵩年无时不在挤时间学习。道光八年（1828）五月十三日，他被简放为广东正考官，在粤间考试甫毕，突闻父丧，他将复命诸事务交由副主考官李梦韵，则星夜驰归。回家后，他另辟一屋名曰“养斋书屋”，尊制家居，手不释卷，每日记有《读日录》，而对历代名臣列传尤加意焉。父服未满，接母丁忧，时家中生齿日繁，假舌耕以抒家计。嗣本省中丞延请晋阳书院讲习，在晋阳书院期间仍学不逮。道光十三年（1833）春服阙请咨入部，正遇皇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大考翰詹。经查《大清宣宗（道光）皇帝实录》，这次考试十分严格，考试前，道光皇帝就下旨：“前降旨本月十六日大考翰詹。兹据翰林院奏，编修严良训呈请病假，投结后即启程回籍。虽有未降旨考试之前，究属不合。严良训著交部议处。又据奏，少詹事史评、侍讲学士福录，现俱患病委属实。应俟病痊之日奏请补考。该员等现既不能随同考试，一切差使，俱无庸伊等充当。遇有应行升转出，著吏部即将该员等扣除。如六个月后，名员内尚有病未痊愈，不能补考，著吏部即行开缺，以杜规避。”可见此次考试之严格。考试结束后，道光皇帝亲定一等五员，二等四十八员，三等五十八员，四等五员，不列等三员。就在父丧母又丧，五年未朝的情况下，田嵩年的考卷“落叶赋”，道光亲阅蒙御笔朱圈

者数联，判定一等第一名，并对田嵩年说：“你考的好有长进，可见在家守制是闭门读书，连人品也看出的。”

经过这次考核，《落叶赋》一时轰动朝野誉满京城，众人都说《落叶赋》，亦留给后人不尽传诵。

“京兆不可作，落叶霜满天。”

“晨葩承露方惊艳，落叶随波去不还。”

第三章 否极泰来

田嵩年虽然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但因家庭人口众，自小就生活比较艰苦，尤其是昆弟五人，其行四，家况拮据可想而知。尤为痛心疾首的是在他时年三十一岁时，奉旨为广东乡试正考官，考试甫毕，父亲田兴梅去世的噩耗驰至，他便将复命等一切事务安排由副主考官李梦韵随处，自己则星夜兼程返孟邑奔丧。按当时清制规定，父母亲丧守孝三年，守制满方能上任。可祸不单行，就在田嵩年守父孝未及之日，母亲也去世，这样，田嵩年丁忧时间就长达五年之久。然而就在这五年里他的同胞三兄与伯兄也相继去世。正值中年的他，五年内有四位亲人辞世，真乃厄运频来，想家父教诲、萱帏亲情、手足情谊，田嵩年呼天抢地苏绝再三，节哀顺变悉尽丧礼。考妣、兄长故后，时家中生齿日繁，重担都得由嵩年承担，于是他假舌耕以抒家计，嗣承本省中丞延请主晋阳书院讲席。

癸巳（1833）春田嵩年服阙请咨入部，道光皇帝召见询以遭际之艰，若有怜色。是年七月初六日，“谕内阁，此次考试翰詹各员，经阅卷大臣校阅进呈。朕复详加披览，亲定等第。一等五员、二等四十八员、三等五十八员、四等五员、不列等三员。其考列一等之编修田嵩年，著升授侍讲学士，编修罗文俊著升授庶子，编修季芝昌，著升授侍读。道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全庆，侍讲学士田嵩年，侍讲侯桐、王植，右春坊、右中允倭仁，翰林院编修花沙纳、善焘，充日讲起居注官；侍讲贾楨，署日讲起居注官。道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以翰林院侍讲学士田嵩年为奉天府府丞兼担督学政。道光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以奉天府府丞田嵩年为顺天府府尹。如此升迁，正如祁寯藻言：以编修超迁侍讲学士，不数日授奉天府府丞兼学政，不二年授顺天府府尹，近来词臣迁擢未有若是之速也。

第四章 俭朴事职

田嵩年由于自小受家庭良好的教育，又兼家庭处境窘迫，所以在一生生活、事职中于公于私都节俭办事。

田嵩年在京读书学习、居官期间，时为嘉庆末期和道光初期，正值社会变革动荡，物价腾贵，从《养斋日记》中我们即可看出当时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如田嵩年要买一双鞋子需 900 文，一双靴子 2300 文，一杆烟袋 175 文，一顶小帽 320 文，一条夹裤 160 文，就连有病需服的牛黄散仅一钱七分则需要付 500 文。在这种情况下要生存则十分困难，所以田嵩年不得不在必要时向朋友，向账房借款度日。这亦可以在他的《养斋日记》中写道：“三月初六日，借账房先生 1000 文；初七日借账房先生 500 文；十四日借账房先生 500 文。”短短的四十天时间为生计、为应酬就借款 3000 文，足见他的生活是过得十分清苦的。

道光十五年（1835）九月二十五日，田嵩年升任顺天府尹，十月初七日抵任，是年冬天气严寒，田嵩年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雪泽愆期，粮价腾贵”，一些粮行关门闭寨，哄抬物价。老百姓因粮价暴涨而心生恐慌，人心惶惶，情势非常严峻。田嵩年面对现实针锋相对，下令“严禁闭寨”。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紧张的局势才得到了控制和缓解。局势稳定之后，田嵩年开始制定他的施政大纲。其中主要的就是想借鉴吕新吾实政录所载“编制保甲诸要政”，然后逐步实施。正当田嵩年踌躇满志的时候，在位还不到一百天，他却因“操劳过度，气脱致殒”，死于任上，时为道光十六年（1836）正月十四日。他去世后，“棺衾不给”，就连买棺木和收衣的钱都没有，还是靠朋友和同事的捐助才得以“廉以得殓”。十多年后，后人才在坟头立碑。传说田嵩年死后八十多年，有人以为其官位高，殉品必丰，于是星夜掘墓，然一无所获，大失所望。足见田嵩年“穷且益坚，老当益壮”，“为清官死，死有余荣”。

第五章 慎交良友

田嵩年自入晋阳书院至在京辞世近三十年的学习、做官生涯中结识各类人士可谓不少。而他生前潜心治学，忠于职守，勤奋为政，与人交往方面十分谨慎，从不会妄游乱处，同污合流。在他短短一生中，“在翰林除当涂黄勤敏公外，惟与寿阳文端公嵩藻、临兆彭作邦（字荷村）为相契外，他人不妄游处也。”

在田嵩年交往的几位挚友中，尤与祁嵩藻交谊甚笃。田嵩年与祁嵩藻嘉庆十二年（1807）初识于晋阳书院，时田嵩年20岁，祁嵩藻15岁。两人地理相近、志趣相投，学问道德相互砥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觉。嘉庆十五年（1810）恩师黄钺任满回京，将田嵩年以优行贡于太学，食宿均在位于宣武门外井儿胡同的恩师家，与祁嵩藻暂时分离。嘉庆十九年（1814）祁嵩藻中进士官京师，两人再次相逢，从此，在以后的二十余年的交往中除因公因事离开外，两人一直没有分离。

田嵩年与祁嵩藻的交往表现留给我们最多的是一些诗作记录。田嵩年曾著有《季高诗抄》、《遁翁苦口吟》、《寓意草》、《梦琴轩诗》、《杂诗》惜散佚。仅就祁嵩藻留给我们的60余首诗作和《祁嵩藻日记》以及田嵩年的《养斋日记》，从中即可见二人的“金石姿，岁寒节”。

田嵩年和祁嵩藻常常书信往来，诗酒唱和。

田嵩年迭遭亲丧，以忧去官五载，服阙回京仍任编修，重居直园近光楼，嵩藻从诸友人与嵩年一起咏近光楼上，“看花对月，赋诗谈笑，中夜不倦”。为与田嵩年这次久别重逢，祁嵩藻写下了《季高编修重居直园近光楼同人置酒相庆》一诗，诗中表现了与田嵩年重聚的喜悦心情。

田嵩年善琴，祁嵩藻亦知音律，可谓知音。祁嵩藻著有《琴学》一卷，祁嵩藻在其《答季高并呈彭荷村舍人》一诗中有“期君退值三商后，共我横琴一曲听”之句。田嵩年被授奉天府府丞兼学政，临行前与祁嵩藻辞行，祁嵩藻作《送季高学士视学沈阳》一诗送别，诗中有“君以文章承帝恩，不惟文章道益尊，帝曰多士惟汝抡，落其襟庇其本根。”及“得人报国如负暄，此志耿耿不可谖”句，殷切希望他为国家培养选拔人才。

田嵩年与祁嵩藻诗酒唱和，情真意切，在他探亲返家途中的《养斋日记》记道：“初十

日，明月店尖。店中有山人题壁诗一绝，云：‘平生不喜沙笼句，那更濡毫倚市楼。为向壁间逢旧识，□闾西去是□□。’下署‘□□山人题’，言其旧识武威李在春事，因壁有武威李兰，疑即在春也。山人，春浦别号也，与余同起，余号闾村民，此所题字亦酷似春浦，他日相见当问之，为一时好事佳话。”路途驿馆旅店之作均为有感而发，情景交融，意味深长。祁寯藻题壁时是什么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诗中提到“闾村民”来看，肯定当时是想到了至友田嵩年。后来田嵩年归家省亲恰好又经过明月店看到此诗，引发许多议论、遐想，足见两人心相随，心相印，不愧一段人间“佳话”。

田嵩年与祁寯藻二人相互关心、相互激励。

祁寯藻在京与田嵩年居所直园近光楼相距不远，俩人闲暇与退值后常在一起关怀备至、相互勉励。这在田嵩年的《养斋日记》和祁寯藻的文稿中也可以多处读到。在《养斋日记》中就记有仅三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七日的十天时间里祁寯藻就到过田嵩年家四次，有时早饭后来，有时晚饭后来，有时在田嵩年家吃晚饭，有时甚至还留宿田嵩年家，俩人促膝谈心相互激励、劝勉。如田嵩年在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春浦来，晚谈至三更，夜间雨”。“十八日晚，偕春浦至湖边散步，黄昏后移榻池边，谈至月上，荷风暗香沁人心骨。昨夜沽酒与春浦谈至三更后方睡。今杖头已尽，俾茶代之，亦尽欢也”。“七月初一日，师早下园，余以春浦将行，怡园相约小聚少留，上半日补写文房杂咏，未正遣人送下园，申刻至怡园，春浦未来同晚饭，与荷村、怡园同访春浦准提庵，畅谈至丁夜归，宿怡园寓中。合牛黄散一料赠春浦，价四百七十五文。怡园赠景贤寺碑。”

祁寯藻与田嵩年俩人在一起无话不谈，甚至谈到了将来致仕后的打算。在祁寯藻的《祭京尹季高嵩年四兄文》中有此记载：“往常与季高约，他日归田，策蹇相访，盖吾两人里居相距不百里，过从甚密”。而且也是在此文中祁寯藻对田嵩年对他的规劝时时犹记心中：“每忆季高规劝我言之切至，而因循荏苒，不能勉副良友之望。”

祁田俩人不仅在治学，理政中相互砥砺、相互切磋，在生活上也是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田嵩年省亲于返京途中由于食宿不好加风寒，以致咽喉肿痛难以饮食，在他到京的当天“初六日春浦来”给予看望和安慰。事后祁寯藻总是放心不下，“初十日春浦遣人问疾”。祁寯藻知道田嵩年患气弱症，时常为他的身体担心，于是给他推荐仆人照顾，田嵩年不胜感激，他在日记中写道：“十九日，胡斌来服役，春浦荐也，暂留。”祁寯藻丁忧在籍期间，仍时时惦记着田嵩年的身体，有一封问候的信托其弟颂年带京，因日久不见回信而心身不安，平定张石舟自京返乡，祁寯藻急不可待询问此事，石舟道是嵩年见信非常感激，只是旧病复发，未能及时回信。寯藻知情后，又觉得嵩年一向善养身心，方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祁寯藻常约田嵩年饭店唱和、相谈。

《中秋偕季高约孙春浦傅秋坪张诗舲小集食笋斋》

仙家八万三千户，我辈东西南北人。
招隐何须吟桂树，举爵且喜驻冰轮。
看花夙约经秋晚，起草余闲借酒亲。
难得清光今夕满，碧天如水净无尘。

祁寯藻生日之际曾赋诗一首以答谢田嵩年馈赠美食之情。

《生日季高馈炙鸭、桃实，叠前韵奉谢》

舒帛燔炙费新柴，桃实何须羨郑街。
曼倩巧偷闻幻术，玉乔飞度得仙骸。
升渠每忆阑前射，雪黍休教饭后揩。
投我情殷惭马齿，年来食笋已名斋。

田嵩年生子蔚稔，祁寯藻高兴之余，写下了

《贺季高生子》

堂前笑口双开日，门左桑弧再设时。
岂止分甘慰梨枣，果然筑室得熊罴。
羨君置膝如文度，令子传家有衮师。
恰喜清风来好雨，倾盆应为洗佳儿。

田嵩年升顺天府府尹，属任后，事无巨细，必实心实力，诿意劳碌过度，心气早亏，未满三月遽以无疾而终。祁寯藻当时以忧去官，在籍守制，他当时听到田嵩年逝世的消息，“决然不信”，后来见邸报遗折噉然而哭，失声顿足。悲痛之余写下了一千四百言的《祭京尹田季高四兄文》。

呜呼季高，而竟至于是耶！孝友如季高，笃信好学如季高，慎言行寡过如季高，养身谨疾、兢兢惕惕如季高，而竟至于是耶！季高年未五十，其登科服官仅十六年耳。中间迭遭亲丧，伯仲叔兄与其叔父先后徂谢。强壮之年，哀感百集。兄弟五人，存者惟二。前年季高除亲丧，只身服官，不挈妻子，其弟雅邻居里治家事。门以内叔母、嫠嫂、幼子、童孙、家人数十口，皆待给于季高，而门外之逋负且日积也。季高与雅邻相依为命，非雅邻不足纾季高之内顾，然非季高则雅邻何所赖以治其家事。季高之存亡也，田氏之幸不幸也，何竟至于是耶！不第此也，吾晋士大夫仕于中外，其历封疆而跻卿贰者，近惟高平祁竹轩、浑源栗朴园与季高数人而已。同郡若蔡畊石侍御及寯藻皆丁忧在籍，独季高为京兆尹，声名日以振，褒

然为乡人望。季高之存亡，吾乡之幸不幸也，何竟至于是耶！不第此也，季高以翰林直南书房，天子知其诚实可大用，俾之分校春闱，典试粤东，得人称盛。道光癸巳秋，廷试翰詹诸臣，亲御丹毫，以田某试赋能见其大，特擢第一，召对奖励，恩遇非常，季高遂以编修超迁侍讲学士。不数月，授奉天府府丞兼学政。不二年，授顺天府府尹。近来词臣迁擢，未有若是之速者，且由文学入政事。命下之日，朝士竦然以为旷典。非夫特达之知，遭逢之盛，乌能若是乎？朝廷之望于季高者何如，而季高之感激图报于朝廷者，方自今日始得所藉手也。呜呼，何竟致于是耶！季高旧患气弱，其服阙入都也，寓藻从直园诸友觞咏于近光楼上，看花对月，中夜不倦，喜其旧患之平也。比寓藻以忧去官，季高在东都，时时手札慰问，且惠所制笔二束。寓藻方患腕痛，仅两报书。去年秋，闻季高内迁，慰甚，寓书雅邻以达季高，不知见此书否。今年正月，平定张石洲自都还，云季高致念甚切，不及作书询。其旧患复作，窃忧之，然知季高之善摄也。会里人自孟来者，忽传凶耗，决然不信。继乃道路纷纷云季高正月十四日夜一寐而逝，前夕犹秉治官事，与雅邻谈笑如常。其言凿凿，且疑且骇。昨得邑侯书云，见邸报有遗折，京尹已简放曾君矣。隽藻于是嗷然而哭，失声顿足曰：“吾季高竟至于是！竟至于是！”寓藻与季高同年入学食饩，同受知于当涂尚书黄先生，同以先生荐入直内廷。宦游踪迹略同，性情好恶亦略同。所不及季高者，季高能以道力胜血气，寓藻不能也。每忆季高规我，言言切致，而因循荏苒，不能勉副良友之望。已矣，更谁复规我乎！黄先生年近九十，神明不衰，而门下士竟至于是，诚不料《壹斋集》中有器季高诗也。往尝与季高约，他日归田，策蹇相访，盖吾两人里居相去不百里，过从甚便。前言在耳，季高岂忘之耶？何恻然若是耶！季高若是，吾之进退，欲何为耶！近年郭兰石大理、鄂复亭副宪并季高，皆文章经济，深结主知，而皆不永其年，岂命也耶？岂修身以俟不可知也耶？城南之别，仅二年余耳。东都之手札，纸墨犹新，而石州之传语，曾未逾月也，何竟于于是耶！季高以七品官，三年而历九阶，恭遇覃恩庆典，加级赠亲，可谓孝矣。易箠之顷，有弟在侧，含敛如礼，其子蔚稔奔扶柩归里。朝廷嗟惜，百寮悼叹，乡党亲族雪涕走吊，路人骇惋，至于泣下。且有贤弟，有令子，笃学励行，必能振其家，竟其志。呜呼季高，其可无憾矣，可以无悲矣。吾悲季高而不能自解，又欲为冥冥中之季高解，得非妄耶？韩子曰：“以妄塞悲。”不然，悲者无穷期，而人生之憾事，亦岂有极耶？呜呼哀哉！尚飨。

维道光十有六年岁次丙申二月甲寅朔，越十二日乙丑，同郡愚弟制祁寓藻谨以清酌香楮之奠，致祭于皇清诰授资政大夫、顺天府府尹田季高四兄大人之灵曰：呜呼！

[宽三尺三寸，长六尺，字一千四百。]

并坐车亲自到孟县田府祭奠。

道光二十三年（1843）是田嵩年去世后的第八个年头，这年冬十月，田嵩年之弟田颂年在京城与祁寯藻见面，祁寯藻赋《歌莫哀一章赠雅邻五弟》诗中倾诉了他对亡友无限思念之情。

.....

忆与君季昆，弱冠同里庠。
季公年差长，视余犹雁行。
峨峨当涂师，相士无留良。
目为晋垂棘，声价一日扬。
联翩擢科第，先后升玉堂。
南斋清切地，簪笔双翱翔。

.....

季公性清介，不与时低昂。
挥毫冠词垣，特达诚圭璋。
三迁京兆尹，前绩逾赵张。
胡为身化蝶，一梦追蒙庄。
维时余幽居，传语疑未详。
驾言适仇犹，峻阪纡以长。
恸哭车轮摧，归卧十日僵。

.....

往者策蹇约，久要安敢忘。

咸丰九年（1859），祁寯藻已是 67 岁的垂暮老人，时田嵩年去世已 24 个年头，但祁寯藻对田嵩年的情谊依然难以割舍，常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经常于梦中哭醒，这一年祁寯藻写了《梦田季高》二首：

—

碧落三神山，上有香炉烟。
玉堂对霭处，当时皆少年。
同寮奉使出，一老车初悬。
回疆方用兵，大将临穷边。
五战四城复，露布朝夕连。
黄屋心独忧，股肱力亦宣。

终奏戡定功，万里销戈。
微臣日载笔，管窥难具傳。
至今武成殿，云章照星躔。
京兆不可作，落叶霜满天。
往事已如梦，不待招魂篇。

二

四海尽兄弟，惟君情独亲。
少小共庠序，忝充观国宾。
西清既联步，东园接芳邻。
形骸两相忘，欢娱杂悲辛。
落落诗酒中，性情得其真。
江海风浪阔，人事日日新。
君今来何处，太行车摧轮。
尚怜病驽骀，老卧燕台尘。
九衢冠盖多，葛帔无故人。
平生耿介志，终不悲贱贫。
但道别后思，万端非一身。
夜阑起秉烛，老泪沾衣巾。

田嵩年逝世后，家中叔母嫠嫂幼子童孙全家数十口人全仗五弟颂年一人持家，生活十分艰难，“广文官独冷，提挈千里造”，祁寓藻把颂年安排在永济广文官舍，聊以输家用。田嵩年之子少琴抱《梦琴图》到方山请求祁寓藻题字，睹物思友，尤其是见到田嵩年之子以承父志，祁寓藻聊以慰藉，1862年9月14日（时年69岁）他在日记中“跋《梦琴图》云：去年人日，梦抱琴坐空山盘石上，得操四句，未了而寤。今年方山养疴，每坐灵岩下，放费梦中观此图，又类灵岩松泉之间，梦邪？真邪？了不能辨。季翁善琴，往年同值南斋，曾授余指法，惜未能领略一二。展卷追寻，盖不胜人琴之感……老病门生获观遗墨，窃自欣幸，又喜少琴之能守家藏也。”

第六章 师生情深

田嵩年一生最崇敬也是相交时间最长的恩师是黄钺。他们是在晋阳书院相识的。

黄钺（1750—1841）字左田，号左君（亦作左军）、井西居士，祖居安徽省徽州祁门左田村，宁末迁当涂（今安徽省当涂县），清顺治初年再迁芜湖。五世家居芜湖西门外升平桥。他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参加会试，中式第二十一名，殿试二甲第六名进士，朝考入选授户部主事。当时和珅掌管户部，结党营私，招权纳贿，势焰熏天，黄钺不欲趋附，未及一年即告假归里。

嘉庆四年（1799）和珅倒台，黄钺经朱珪举荐，奉旨赴京，步入仕途，即所谓“五十服官，老跻朝堂”。由主事擢赞善直南书房，任翰林侍讲。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直至道光六年（1826）致仕，在籍食半俸，前后达二十八年之久。

嘉庆丁卯年（1807）八月，正在湖北乡试的主考官黄钺奉旨简放山西学政，在晋阳书院观风，见田嵩年勤敏好学，为人严肃端谨，又见其文甚奇，于是于戊辰年（1808）正月招其在幕中读书，习心教迪。庚午年（1810）任满回京，将田嵩年以优行贡于太学，田嵩年在学习期间，就吃住在宣武门南横西街，煤柴兵马司后街黄钺家，一边学习，一边也帮黄钺做一些文翰之事。嘉庆十九年（1814）五月，田嵩年又随师迁居宣武门外井儿胡同。道光元年八月初八日田嵩年又随恩师移居地安门外堂子胡同。田嵩年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于乡，嘉庆二十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入南书房直至恩师黄钺道光六年（1826）予告归安徽当涂的二十年间田嵩年都一直吃住在黄老先生家中，多年的共同生活田嵩年也学会了一口“徽方言”，行为办事也与徽人无二，外人真以为其是黄钺家中一员，“客久乡音渐同俗”。田嵩年不仅文笔出众，而且写的一手好字，初居黄钺家后，黄公为南斋翰，故事，翰林供奉凡御制文诗联句，先拟注上，候朱笔点定，乃缮本翰填妥，尤虑泄露。黄钺则以田嵩年端谨，一直让其补充誊写，从未对外人谈及此事。日久，当仁宗（嘉庆帝）看到户部行文格调高雅，文笔清丽俊秀，问：“黄公年老，襄事者谁为可任？”黄钺则以田嵩年对，上特赐大缎。

田嵩年学习生活常年在恩师黄钺家，对黄老对家人有礼有节十分尊敬和崇拜，黄钺对嵩年也像对待自己的儿子谆谆教诲一样深爱有加，“视君犹子言何敢，事我如师礼有加”。

田嵩年家中有父母双亲，长期在外，有一次，要回孟探亲，黄钺在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

间送别，有这样四首诗，既是叹息别离又道出当时心声，师生情深可见一斑。

《季高归孟县，余时僦直西园，作此送之》

一

今日天气佳，适我西园馆。
开我池上轩，池水犹未泮。
虚寒室不温，颇费地垆炭。
铺床思偃息，明月照帘幔。
忍寒玩清光，独就林间看。

二

独看情不欢，言今将旧人。
十年从我游，跋涉忘冬春。
岂不乐晨夕，高堂有老亲。
男儿贵旷达，底用忧贱贫。
况复当胜年，为法方日新。
思贻令名归，勿厌京华尘。
行行重来游，知己终当伸。

三

知己伸何难，良金必就冶。
古来贤豪人，大半出幕下。
寅入申始归，晨书暝复写。
残杯与冷炙，感叹知音寡。
但闻三上书，不见万间厦。
青云虽有路，此道众所假。

四

我昔少贱日，旅食岁奔走。
日写书万言，夜阅文千首。
简翰复杂投，十尝答八九。
暇辄为诗歌，投琼而报玖。
是时主人谁，吾师盘陀叟。
爱我如子弟，期我意良厚。